

为何要学习解经？

时间来到公元 3522 年，时过境迁，起源于非洲的豪萨语（Hausa）成了当时全球通用语言。考古学家在青藏高原的一个山村废墟，发掘出一篇写于公元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文文献。由于发生于 3087 年的全球性大火，不仅摧毁了绝大部分的人类文明，也烧毁了人类大部分文献，特别是以中文写成的记载几乎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殆尽。因此这份篇幅不长，但保存相对完整的中文手写文本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该文本的内容如下。

早晨起来，发现今天又是阴雨绵绵的一天，我不禁在心里感叹：这漫长的雨季不知何时结束。持续的阴雨，让我的心很混乱；早上还出现了闪电，这更令人抑郁。这里停电好几天了，没有电视可看，孩子们都很无聊。电脑无法开机，无法上网。电话也打不通，联系不到去城里的人。电饭煲也无法使用，只好去山里捡柴，生活煮饭。可是，很久没有使用铁锅煮饭，最后还是煮糊了，还好只是锅底的浅浅的一层糊了。当我捡柴、生火、淘米、煮饭时，突然想到电其实帮助人类节省了许多的时间，让人可以有更多时间做更有价值劳动和思考。然而，我却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看电视、玩电脑、打电话上，并没有劳动和思考。因此，我决定吃完午饭去果园干活，正好天气也放晴了。下午的劳动虽然让我精疲力竭，但当我在傍晚回家时，发现路旁的灯已经亮起来了，真是感谢神！终于来电了。我瞥了邻居房间一眼，他们房子的窗户透出了灯光，有人在院子里打羽毛球……今天早晨心里还有点难过，但晚上回头来看时，却发现没有电竟然造就了充实的一天。

发现该文本的考古学家以多年从业的经验和直觉，意识到该文本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然而以他在业余所学的中文实力，尚不能解读其中的内容。所以，他立刻将该文本和周围发现的碎片一起，送给他们国家最优秀的中文学者，请求他的帮助。那位学者为研究该文本，向其所属的研究机构申请了研究年，以求对该文本进行了仔细的注解和研究。一年以后，他在一篇以豪萨语写成论文当中提到如下解读。

我们无法确定该文本是小说的片段，还是历史传记的一部分。然而，该记录的

内容确实无疑来自基督教修道院。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修道院”的字眼，但最后不仅提到了“感谢神”这样的宗教用语。而且，内容当中两次提到了修道院的代表口号——“劳动和思考”。这是从十五世纪修道院开始（当时是“劳动和祷告”），并在二十五世纪时广受推崇的一种修道院思想（对“劳动和祷告”的修正）。当时，著名修道院的修士曾主张“通过劳动和思考，灵魂可以从混乱的想法中分离”。该文本作者的经历证明了这一主张。他的心从混乱变得充实，正是经过了劳动和思考。因此，身处三十一世纪的我们，也应该推崇劳动和思考。

该文本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健壮的男人。因为距今发现的记录，出现“煮糊”一词大都和男人有关。不仅文献当中没有“女人煮饭煮糊了”的记载，从现实经验来看，女人煮饭煮糊的概率远远小于男人。再者，该作者上午捡柴、生火、淘米、煮饭，下午在果园干活直到精疲力竭的记录，也证明了该作者是男性。因为根据出土的二十一世纪文献记载，干活干到精疲力竭的大都是成年男人。不仅如此，这和修道院当中都是男性修道士的记载也相当吻合。

作者虽然身处修道院，显然受到了一定的诱惑。因为他在最后提到“我瞥了邻居房间一眼，他们房子的窗户透出了灯光，有人在院子里打羽毛球”。“瞥”的本意是指目光向下歪斜地扫了一眼。该字在更为古老的《庄子·徐无鬼》和《聊斋志异》等中文文献均有提及，二者均提到瞥是和鬼有关的贬义词¹。作者瞥了邻居的房间，这和他的修道士身份不相符。

那么，他为何要瞥邻居家呢？他应该是为了看邻居房间有没有鬼，才瞥了邻居的家。“有人在院子里打羽毛球”印证了这样的猜测是对的。因为“打羽毛球”极有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赶鬼活动。羽是指鸟类的翅膀，毛则是翅膀上的绒毛，因此羽毛球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收集鸟类翅膀上的绒毛，以此为填充原料做成的一种球。当时的人迷信地认为，鬼常寄居在鸟类翅膀之下的绒毛里。因此将这些绒毛收集起来，做成球，打出去，就可以将鬼赶离了。

该文本也向我们揭示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社会生活。即，修道士被电麻痹，忘记劳动和思考。以至于住在修道院旁边的邻居，要自己收集羽毛，并制作成球，通过“打羽毛球”的方式来赶鬼。该文本当中12次提到“电”一词，而12是当时宗教人比较喜欢的数字，代表了完全。因此“电”是该文本作者想要传达的核心主题

¹ 《庄子 杂篇 徐无鬼》当中徐无鬼是人名。即，以人名作为篇名。

之一。至于“电”是什么，学者们有三类不同的见解。² 第一，有人认为电是二十一世纪人类身体所产生的一种物质，因为许多和身体部位有关的词都和电有联系。比如，电脑、电视、电话。如此主张确实发现了电与人类身体部位之间的联系，但却不能说明为何三十六世纪的人类身体当中没有这种物质。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全球性的大火，导致人类身体变异，失去了这种物质，但并不能解决所有学者们的质疑。第二，有人认为电是一种现象。该作者也提到了类似说法，例如当中“电饭煲”无法使用时，他使用“铁锅”来煮饭。作者在此很有可能将“电煲饭”误写成了“电饭煲”。如果“电煲饭”是正确的，那么电就是像火一样的物理现象，能够使米饭由生变熟。这种见解有一定说服力，但因为三十六世纪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最终只是一种推测。

最后，有人认为电是一种宗教麻醉剂，笔者支持这种说法。因为“电”字的本义为闪电，是一个会意皆象形的字。其古文字形上边像是在下雨，下边则像是天空划过的闪电。如下图所示。



电的来源是闪和雨。这段文字的作者一开始也提到了阴雨和闪电。换言之，电是一种从上而来的掌控力。当电来了以后，就会掌控人的大脑（电脑）、眼睛（电视）和耳朵（电话）。正如作者说话的那样“我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看电视、玩电脑、打电话上，并没有劳动和思考”。电会麻痹人，阻止人的劳动和思考。据其他文献的记载，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异性之间还会彼此“放电”，导致对方情迷意乱。由此可见，三十六世纪的人的大脑、眼睛和耳朵不受电的掌控，是人类发展历史上极大的进步。

如果你是阅读圣经注释的读者，或是经常聆听讲道的听众，就不难感受到上边虚构的讽刺内容，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纯粹夸张（至少与某些注释或者解经讲道相比是如此）。这样的注释错在哪里呢？他列举的事实（fact）有错误吗？他的逻辑有错误吗？他的态

² 假设由于公元 3087 年的全球性大火摧毁发电站以后，人类再也没能人工发电。

度有错误吗？我们很难下结论说“这位学者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不是吗？他的错误在于：从本质上来讲，他误会了语言和文本如何发挥沟通功能的基本前提！

当解读的文本换成圣经时，类似的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圣经是神默示的文本，所以具有丰富的含义，这是不争的事实。圣经里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或词，这也是确实无疑的事实。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神使用当时的日常语言记载了圣经。不少解经者在无意识当中，就陷入一个沼泽，认为神使用了暗号一般的秘密语言。在此意义上，类似上面文章的文法-历史解经（Grammatico-historical exegesis），对于一般读者里说，放大字词的做法，其实和采取寓意解经方法（allegorical method）之人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都在面对同样的诱惑：要么对字词做过度的解释，要么做出即兴式的说明。虽然文法-历史解经想要努力避免曲解作者的意图，然而因着解经之人是罪人，要想遏制即兴式的过度解释之倾向，需要极大的舍己（自我否认）。我们需要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圣经信息的丰富性，并不会侵犯神向我们传达信息方式的自然性和单纯性。**

解经（exegesis），常常面对着“过度解释（over interpretation）”和“不当解释（inadequate interpretation）”的危险。二者在追踪作者的思想流动，解读文本信息时，有可能犯下实质性的错误。

（1）过度解释：放大了字词的含义和作用（例如，劳动和思考是证明该记录出自修道院、作者为男性、警邻居家等）

（2）不当解释：解释了原文，但却和原本的含义毫无关联（例如，羽毛球、电饭煲、电的解释等）。

对于熟悉中文的二十一世纪读者来说，上述记录明显是一位山村母亲的日记。因此，类似上述的解读，对于想要真正明白那段文字的读者来说，不仅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反倒会成为致命的毒药。或许，将上述文字简单地翻译成豪萨语（Hausa），更能帮助读者明白那段文字的要点。同样，圣经被翻译成中文以后，和合本和新译本即便没有反映出原文的语法事项，但却能将段落的要点很好地传达给读者。这是需要谨记的事实。

如果我们记住上述事实，就让我们能来看看原文能给我们什么？原文的丰富信息不仅仅来源于字词（word），而是字词组成的语言和文本(text)。本书倡导的**文本语言学解经**是将是开启作者思想准确性和丰富性的钥匙。

1. 文本语言学解经的定义(What)

什么是文本语言学？用一句话来讲，文本语言学就是“研究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学问”。具体来讲，通过识别和理解句子（而非字词）的排列和连接方式，探索文本所表达的意义和逻辑进展，就是文本语言学。文本语言学解经有别于现存的以字、词、发音为中心来理解经文的传统方式，而是在理解了字词的基础（word-level）上，探究由它们组成的文本(text level)之意义的释经方法。

文本语言学起源于德国（德语名称为 *Textlinguistik*），欧洲学术界一直沿用“text linguistics”的名称，而美国学术界则将该方法称为“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³。然而，二者其实是指同一个领域——研究人与人（作者于读者）采用文本来作为沟通媒介时，如何使用语言的学问。本书之所以使用“文本语言学”，而非“语篇分析”，是因为前者让中文读者更加容易明白该方法论的本质。即，该方法以文本为中心，探究圣经语言所传达的信息。⁴

文本语言学所探讨的语言，不是理论和抽象性的，而是将语言视为实际使用的**沟通方式**来研究，所以更多注重语言的实用性。文本语言学的焦点在于作为整体而存在的文本（text as a whole）。即便一个文本之内含有一个或多个会话（discourse or discourses），以及一个或多个叙事（narrative or narratives），我们也要将之视为拥有统一性与连贯性（coherence or cohesion）的文本。换言之，**文本语言学关注的对象是整体**。

这对于准备释经讲道的人来说极有助益。因为**释经讲道绝对不是对于关键字词的解释**（虽然这样的工作也很重要），而是对于整体文本传达之含义的探究，所以文本语言学可以说是为释经讲道而量身定做的工具。

³ 语篇分析强调语言分析应跨越单句的藩篱，着重句与句之间成章成篇的关联性与结构性；同时认为语言分析者应分析自然产生的真实语料，而应避免使用专为研究而造出来的例句，所以又被称为语料库语言学。作为语篇分析学的对象，语篇（discourse）既包括各种口头语言，也包括各种书面语言，即“话语”和“篇章”，简称“语篇”。Discourse analysis works to identify and understand the ways in which texts are arranged and connected in order to express meaning and logical progression.

⁴ 关于圣经文本语言学研究的简介，请参考 Daniel Kwame Bediako,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Hebrew Textlinguistics/ Discourse Linguistics. Part 1: A Brief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Insight: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Vol. 4: 1-34.

2. 文本语言学解经如何做? (How)

文本语言学这个概念虽然有些生疏，但其实际操作却非常简单。前面，我们通过一个反面例子说明在语言和文本层面解经的必要性，接下来让我们以一个正面的例子，说明何为文本语言学解经。只要按照以下三个步骤，我们就能看得到文本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整体画面，不光知道作者想要讲什么（what），也能直观地感受到作者是如何讲述的（how）。

（1）**考察一节经文所含有的句子数量，并且依次标记出来。**文本语言学是研究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学问，所以句子是该研究的最小单位。文本语言学解经的第一步就是要考察一个文本所含有句子的数量。**该步骤的目的是凸显希伯来语句法中的最重要因素——动词。**希伯来语是以动词（谓语）为中心的语言，**通常一节经文当中句子的数量等同于动词的数量**，我们只要找到一节经文当中所使用的动词，就很容易查清该节经文所含有的句子数量。当然，如果有名词句，也应当将之视为完整的句子对待。为了方便观察，本书将以英文小写字母 a, b, c, d 依次来标注每节经文中的不同句子，例如，创世记十二章 1 节出现了三个动词(如蓝色字所示)，说明该节经文有三个句子，可以将之标注为创 12: 1a, 创 12: 1b, 创 12: 1c, 如下图所示。

原文	标号	译文
וַיֹּאמֶר יְהוָה אֶל-אַבְרָם	创 12: 1a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לֵךְ-לְךָ מִן־אַרְצְךָ וּמִמּוֹלַדְתְּךָ וּמִבֵּית אָבִיךָ	创 12: 1b	你从你的地、你的本族、你父亲的家走出去！
לְאֵלֵי הָאָרֶץ אֲשֶׁר אֲרָאֶךָ:	创 12: 1c	到那地，就是我将要使你看见的地。

若以动词（蓝色字）为中心断句，并且标记相应的符号，就能得到一种直观的图画，有效地帮助解经者看到句子当中起主导作用的动词，从而为捕捉到文本中蕴藏着的作者的思想流动，理清文本当中各个句子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

（2）**根据语法、逻辑和语言学标记等，理清各个句子之间的关系，并以相应的符**

号来标注这种从属（𐤒 或 𐤓）与同位（𐤌 或 𐤍）的关系，将各个句子之间的关系图表化。请注意，句子之间的关系不会交叉。该步骤的目的是为了追踪作者写作该文本时，他的头脑当中的思想流动——作者如何构思和表达。

例如，创世纪十二章 1 节当中三个句子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整理成上图。首先，创 12: 1a 是主要句子，该句使用标准的希伯来语动词（谓语）+主语+宾语的形式，阐述了耶和华作为亚伯拉罕叙事的出发点，主动向亚伯拉罕说话的事实。接着，创 12: 1b 是耶和华讲话的内容，从逻辑上来看，从属于 12:1a。最后，创 12: 1c 也从属于 12: 1a，因为它也属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最近句子的关系，也就是与 12: 1b 的关系。此时 12: 1c 也从属于 12: 1b，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语言学信号，那就是“מֵאַרְצְךָ (从你的地)”和“אֶל־הָאָרֶץ (向着那地)”都在说明 12: 1b 里的动词“לֵךְ (你走)”。从语法来讲，“אֶל־הָאָרֶץ”是“לֵךְ”的更进一步说明，因此以“אֶל־הָאָרֶץ”开始的句子从属于以“לֵךְ”开头的句子。当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土地时，同时也给了他一块将要走向的土地。没有目的地的离开是盲目的，耶和华从呼召亚伯拉罕之初就有一块定好的土地（אֶל־הָאָרֶץ），只不过当时身在迦勒底乌尔的亚伯拉罕尚不清楚罢了。

(3) 将上述 (1) 和 (2) 的步骤依次扩展到整个文本当中的其他经文，从而得到整个文本之中所有句子之间的阶层状结构图，并以此为基础对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和神学分析。该步骤的目的是“越过树木，观看森林”，了解作者籍着文本想要描绘的大图画。

例如，我们若将创世纪十二章 2-3 节的句子也标号，并且按照语法、逻辑和语言学的标记，将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图表化以后，就得到了下图。

原文	标号	句子类型
וַיֹּאמֶר יְהוָה אֶל־אַבְרָם	创 12: 1a	未完成式 waw 连续句(展开叙事)
לֵךְ מֵאַרְצְךָ וּמִמּוֹלַדְתְּךָ וּמִבְּיַת אָבִיךָ	创 12: 1b	命令句 (呼召 1)
אֶל־הָאָרֶץ אֲשֶׁר אֹרְצָה:	创 12: 1c	(未完成式句子)
וַיֹּאמֶר יְהוָה לְגֹי גְדוֹל	创 12: 2a	未完成式句子 (应许 1)

וַאֲבָרְכֶךָ	创 12: 2b	未完成式句子 (应许 2)
וַאֲגַדְלָהּ שְׂמֶךְךָ	创 12: 2c	未完成式句子 (应许 3)
וַיִּהְיֶה בְרָכָה:	创 12: 2d	命令句 (呼召 2)
וַאֲבָרְכָהּ מִבְּרַכְיֶיךָ	创 12: 3a	未完成式句子 (应许 4)
וּמִקְלֶיךָ אָאָר	创 12: 3b	未完成式句子 (应许 5)
וַיְבָרְכֵנוּ בְּךָ כָּל מִשְׁפַּחַת הָאָדָמָה:	创 12: 3c	完成式 waw 连续句 (应许 6)

当我们以句子为单位将创世纪十二章 1-3 节的文本重新梳理以后，就可以发现三个对于理解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极为重要，但中文和合本、新译本却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首先，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之中，形成主干的是两个命令句，即“**לך**” (12: 1b) 和“**וַיִּהְיֶה**” (12:2d)。简言之，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时，命令他“**离开**” (呼召 1) 本地、本族与父家，是为了叫他“**成为**” (呼召 2) 祝福 (וַיִּהְיֶה בְרָכָה)，后者同样是命令。然而，无论是和合本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还是新译本 (“你也必使别人得福”)，均没有反映出第二个呼召——你要成为祝福 (וַיִּהְיֶה בְרָכָה)! 其次，每个命令句之后，都有三个以未完成式句子表达的应许⁵。第一个命令之后的应许是创 12: 2a (וַאֲעֲשֶׂה לְגוֹי גְדוֹל)，创 12: 2b (וַאֲבָרְכֶךָ)，创 12: 2c (וַאֲגַדְלָהּ שְׂמֶךְךָ)。第二个命令之后的应许是创 12: 3a (וַאֲבָרְכָהּ מִבְּרַכְיֶיךָ)，创 12: 3b (וּמִקְלֶיךָ אָאָר)，创 12: 3c (וַיְבָרְכֵנוּ בְּךָ כָּל מִשְׁפַּחַת הָאָדָמָה)。

如此排列绝非偶然，乃是出于作者的精心安排，神以三个应许鼓励亚伯拉罕离开原地，又以三个应许激励他成为祝福。原文的如此排列，仅仅有条，毫不混乱，而不像中文译本那样，感觉耶和华神一箩筐地把祝福倾倒在了亚伯拉罕身上。最后，原文清楚地向读者展现了耶和华神命令亚伯拉罕成为祝福的重要性！创 12: 2d (וַיִּהְיֶה בְרָכָה)，创 12: 3a (וַאֲבָרְכָהּ מִבְּרַכְיֶיךָ) 和创 12: 3c (וַיְבָרְכֵנוּ בְּךָ כָּל מִשְׁפַּחַת הָאָדָמָה) 四次提到了祝福“**ברך**”，

⁵最后一句其实是完成式 waw 连续句，但因为前面前行的是未完成式句子，所以其本质上延续了未完成式。

特别是最后一次提到“地上的所有民族（כל משפחת האדמה）”都要在亚伯拉罕里面（בְּדָבָר）被祝福（וּבְרָכָה）。由此可知，亚伯拉罕蒙召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这地上的祝福，而不能将之局限性地理解为个人性的长寿或财富。创 12: 3b（מִקְלָלְךָ אָאָר）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福，但“咒诅你的人，我必咒诅”在内容上也是福的另外一个层面。由于中文译本的章节划分者将“וַיְהִי בְרָכָה”划入了 12: 2，导致这一命令与后面三个应许之间的关联没有收到充分的重视。但籍着文本语言学的方法，我们不难清楚地发现构成亚伯拉罕蒙召这一文本的句子之间的明显图景。此时，在大的森林之中，各个树木(字词)的姿态，也都体现了出来。

如果你已经理解了上述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们重新整理一下文本语言学的步骤，以求让大家更加清楚这一方法的全貌。

第一步，要将一节（或一段）经文以希伯来语的动词为中心区分出不同的句子。不含动词的名词句，也要单独区分出来。同时，要在原文经节（例如，1节，2节等）的基础上，添加英语字母，标示细分出来的句子。例如，1节经文若有三个动词，则可以视为该节有三个句子，并将之分别标注为01a, 01b, 01c。若遇到难以断句的经文，可以参考本书附录“圣经希伯来语读音符号”，按照马所拉学者们提供的信息来确定句子。

第二步，要将细分句子之间的关系按照语言交流的规律，用线将其上层（mother clause）、对等（parallel）和下层(daughter clause)关系标识出来，就能形成句法阶层型的结构(Syntactic Hierarchy)。只不过因为行文是自上而下的，所以连接不同句子的线不会有交叉。这样的阶层结构不仅为句子、经节和段落提供了划分的界限，也让释经者直观地看到不同单位之间的关系。如果确定了段落，就能对同属一个段落的参与者（who）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就能找到该段落的主题(what)。如此确定主题的过程是由微观的词汇（动词、名词），再扩大到句子（上层、对等、下层），然后再扩大到段落，所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客观性。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都不是直线型，而是阶层型（hierarchical）⁶，希伯来语也不例外。通过追踪和解读经文中的语言学标识，就能自然建立起阶层型文本结构。

如此做，避免了只要看到一个重点词汇（key word），就将之定义为该段落主题的武

⁶ 文章有段落，就是一种很好的证明。

断。对于想要真心探究一个段落到底在讲什么的释经者来说，这是最大限度保持客观性的有效方法。文本语言学释经，是在明确了文本语言结构的基础上探究主题，而各个段落自然凸显出来的不同主题，就会成为搭建整体文本的许多砖头，使得文本含义不仅丰富，而且坚实，让释经者满有自信地宣告“这便是文本想要说的”，而非绞尽脑汁将大脑里形成一套神学倒灌回（reading in）文本。

阶层型语言结构有别于传统上对经文的认识，即，每一句只能连接于紧邻它的前一句。事实上，句法阶层状结构会让我们看到同属一个段落，但行文距离甚远的句子关系。例如，前面例子当中创12：1b与12：2d之间的关系。阶层结构不仅会让释经者看到句子之间的关系，更能直观地区分段落，看到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关系。

第三步，就是要以阶层结构为基础，对文本进行文本语言学分析（Textlinguistic Analysis）。如果说第一步是对文本的文学层面进行集中探究，那么这一步则是偏重于文本的历史性背景。在此有一些帮助释经者的评价性提问，“谁在向谁说话？”，“参与该对话的话者与听者的作用和角色是什么？”“随着谈话而不断流动的具体思想脉络是什么？”，这样的提问会让文本所指示的中心主题自然凸显出来。如果不经过这样的评价和调查，只从单词层面的关联性来探究主题，就只能凭释经者的直觉为该段落选定主题，从而得出不成熟的一般性的神学陈述。许多讲道换汤不换药的原因就在于此。尽管只停留在单词层面的关联性探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结论，比如高等批判学者们就得出五花八门的结果，但却很有可能与文本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相差甚远。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文本分析终究是一种神学性的分析(Theological Analysis)。**如果说第一步着重于文本的文学层面，第二步强调文本的历史含义，那么第三步就是要进行诠释的收尾工作，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接近解经的最终目标——探究文本的神学含义。此时探究神学含义，是水到渠成、顺水推舟的工作，因为经过第一步和第二步大量的调查工作，文本所蕴含的神学含义已经慢慢成形，活画在纸面与诠释者眼前了。文本的阶层结构和语言要素，其实都在服事作者想要表达的信息。确知作者想要表达的信息，正是解经的终极目的。因此，神学性分析是文本语言学解经追求的目的，也是最终的果子。

3. 文本语言学解经的目标

文本语言学解经的终极目标，就是探究整体文本（text as a whole）所传达的信息，而这信息必定具有准确性和丰富性。具体来说文本语言学解经要阐明文本的三个层面。

（1）微型结构与整体结构（micro-structure and macro-structure）

文本语言学解经关注文本的整体结构。但一段文本的整体结构，并不是来自于释经者的主观想法、看法和理解，而是应该来自于对该文本所持有的众多微型结构的观察与分析。同时，也要借助构筑出来的整体结构（森林），理解众多微型结构（树木）的意义。具体来说，微型结构可以是字词的不同排列与组合，而整体结构则是由句子组成的文本的大结构——众多微型结果整合与叠加的效果。释经工作当中，探究希伯来语经文的微型结构和整体结构，必定会“拓展”释经者的观点和视野。

（2）会话分析（who）

会话分析就是要注意到参与者（Participants）的动向，思考“谈话是如何进行的？”，“各个段落的主题是如何展开的？”，“各个段落的主要任务和次要人物是谁？”，从而为显明该段落的神学含义做好准备。

（3）传达方式（what and how）

通过微型结构与整体结构的分析，确认文本向读者传达的主题（topic）和重点（focus）。找出主题是对“作者想说什么（what）？”的探讨，而辨明重点则是对“作者如何说明（how）？”之提问的思考。其实能够明白第一个问题，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要意识到第二个问题并找到清晰的解决方法更加不易。但只有完全掌握了这二者，我们才能在探索经文意义上有些许收获。所以，我们急需一个能够既看到主题，又看到其重点的工具。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创世记十一章提到当时的人建造巴别塔的事时，在 4 节提到

了以下内容。

句子	原文	直译	分析
11:4a	וַיֹּאמְרוּ	他们说了。	直接引用
11:4b	וְהִבְהֵא	来啊！	召集
11:4c	וְנִבְנֶה-לָּנוּ עִיר וּמִגְדָּל	让我们为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吧！	自我授权建城与塔
11:4d	וְרֹאשׁוֹ בַּשָּׁמַיִם	他的头直到那天。	4c 的附带说明
11:4e	וְנַעֲשֶׂה-לָּנוּ שֵׁם	且让我们为我们建立名！	4c 的积极目的
11:4f	לִפְנֵי-נִפְּוֶז עַל-פְּנֵי כָּל-הָאָרֶץ:	免得我们将要分散在全地上。	4c 的积极目的

我们知道该节的经文的参与者（who），就是当时住在士拿平原的人；以及主要内容（what），他们想要建造巴别塔。可是，圣经作者是如何（how）阐述此事的呢？首先，圣经作者选择了直接引用建造巴别塔之人的话(11:4a)，这让读者可以直接听到他们的心声，保证了客观性。接着，圣经作者籍着他们的话，阐明他们召集（11：4b）和建造城与塔(11:4c)都是自我授权，而非神授权。为了使此事的严重性凸显出来，作者对“塔顶通到那天（וְרֹאשׁוֹ בַּשָּׁמַיִם）”做出了额外的附带说明，11：4d 的如此说明一下子将该事的性质揭露了出来——这是对神领域的挑战和反叛。最后，作者分别从积极的层面和消极的层面说明了此事的性质。11：4e 说明他们建塔使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这是他们做那事的积极目的；11：4f 则说明他们建造城的消极目的，就是避免分散在全地。如果不整理各句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的读者很容易错过句子 11：4c 与 d，以及 11：4c 与 e,f 之间的关联，从而无法捕捉到建造巴别塔一事的本质。

综上所述，圣经作者不仅在文本当中阐明了士拿人（who）要建造巴别塔的事实（what），更在字里行间当中，将他们的心声也绘声绘色、原汁原味地传达了出来（how）。作者选择了让登场人物直接开口说话，对重点内容做出附加说明，并且通过肯定和否定

的层面揭示此事的目的。当我们理清该节所含句子的关系时，作者头脑当中的思想流动图也就跃然纸上了。“如今这个时代，没人任何深邃的思想，值得被后世的人称颂；请不要在这个浅薄的时代作一个肤浅的人。”⁷ 唯有学会如何从原文汲取深邃的思想，教会才能应对日益变化的时代挑战！

⁷ Randy Alcorn, *hand in Hand: The Beauty of God's Sovereignty and Meaningful Human Choice* (Colorado Springs: Multnomah, 2014), 4.